

年味不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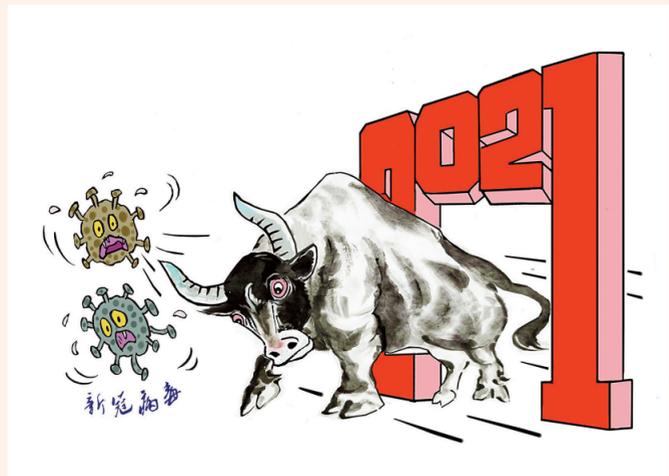
焦雅琦 绘

# 迎牛年新春 盼平安吉祥



过年大礼包

姚月法 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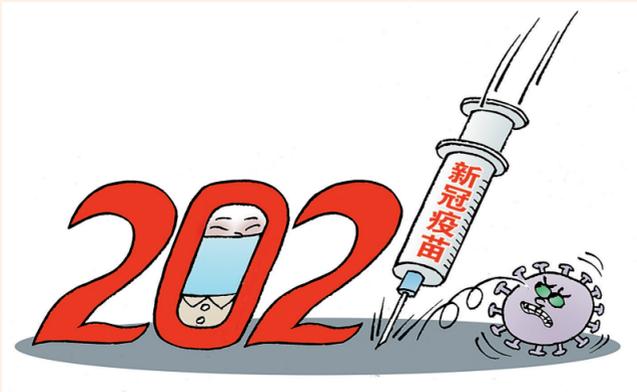
我来守门

苗杰 绘



除“尘”迎新

李济川 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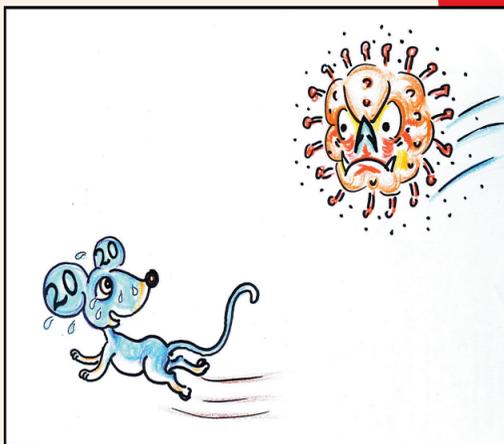
新年新气象

蒋跃新 绘



接力

田志仁 绘



“牛”转乾坤

邹磊 绘

## 荠菜炒年糕,灶君菩萨要馋痨

### 老话新聊

桂晓燕

嗨,今天正是腊月廿三祭灶节,是春节前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。旧时在这一天,家家户户都要祭祀灶王爷(灶君、灶神),送他上天向玉皇大帝述职汇报。大家知道,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来的监察员,负责监督家家户户在每一一年中的表现。他的年终汇报,是非常重要的。怎样让灶王爷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,不说坏话呢?那就是在祭灶时,请灶王爷吃又香又甜的祭灶果,让他的嘴巴变得甜甜的。

想想灶王爷也蛮罪过的。在所有的神祇中,就数他老人家最深入基层,深入群众,工作时间也最长。这不,他不避烟熏火燎,日日夜夜坚守在灶间的灶头上,可是祭灶节只不过吃些小点心,不像有的神仙那样,能够享用猪头三牲等更高级的供品。

所以,灶王爷对于美食是很向往的。宁波人有一句老话:“荠菜炒年糕,灶君菩萨要馋痨。”一碗家常的荠菜炒年糕,能让灶君菩萨“食指大动”,更不用说无数种色香味俱全的宁波下饭了。

阿拉宁波有什么好下饭啊?您且听我派几样:

长长筷子敲一敲,宁波下饭唱一唱。碧绿苔菜小方烤,金针木耳炖蹄膀。蚶子蛏子配蛎黄,鸭舌鸡翅并鹅掌。阔板鲫鱼葱烤烤,长脚河虾油爆爆。带鱼鲳鱼要清蒸,鲜豆嫩笋吃小炒。弹门枪蟹起红膏,野生甲鱼放冰糖。新凤鲞味道好,大汤黄鱼有名望。……

当然这只是宁波下饭中的几个例子,若要详细派派,定能编出好几本宁波版的相声《报菜名》。都说“舌尖上的中国”举世无双,天上飞的,地上跑的,水里游的,地里长的,可谓应有尽有。而对于我们靠海吃海的宁波人来说,最对胃口的就是那些海里游的。用

宁波老话来讲:“下饭一桌,勿如海鲜一拓(宁波方言音‘笃’!)”这里说的“下饭”,暂不包括海鲜。

海鲜海鲜,一定要新鲜。在老宁波眼里,要这样子才称得上新鲜:“小黄鱼肉秃,大黄鱼乌贼,眼睛会眨,嘴巴会‘格’”(“格”,指嘴巴一开一合)。大家一定见到过养在水里的活鱼,嘴巴是会“格”的,有时候还会吐泡泡,但有谁见到过鱼的眼睛会眨?其实不管是黄鱼还是肉秃,所有的鱼都不会眨眼睛,因为它们没有眼皮,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始终睁着眼睛。说它们眼睛会眨,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,极言其透骨新鲜。顺便说一下,寺院里和尚念经时敲的水鱼,就是根据鱼儿不睡觉的形象制作的,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,都要抓紧时间修行,不得懈怠松懈。

老宁波都知道,老底子宁波市面上,透骨新鲜的小黄鱼不要太多。由于新鲜的小黄鱼金光闪闪,人们便将金条比喻为黄鱼。十两重一条的叫做“大黄鱼”,一两重一条的叫做“小黄鱼”。自古以来,鲜美的大黄鱼和小黄鱼,一直是东海舟山渔场最重要的经济鱼类,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金子般珍贵的礼物。

令人遗憾和痛惜的是,现在东海的野生大黄鱼,早已难觅踪影。由于长期无节制的过度捕捞,远远超过了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,以致大黄鱼几乎“后继无鱼”。至于小黄鱼,虽然在市场上时有所见,但质量并不能完全保证。曾经有一段时间,不法商贩喜欢给小黄鱼涂黄粉“再塑金身”;现在则有人将小黄鱼先浸在水里泡泡澡。总之,要想吃到金光闪闪质量过硬的黄鱼,实属可遇而不可求。

为恢复海洋生态平衡,保护渔业资源,我省积极推行东海伏季休渔制度,各地菜市场的管理工作在普遍加强。我们殷切期望,真正让虾兵蟹将们休养生息,让东海早日恢复生态平衡,重新焕发勃勃生机。那样的话,相信灶君菩萨上天去,一定会在玉皇大帝面前,报告人间的这一喜讯。

## 明州何谓“明白之地”

### 温故

刘恒武

宁波,古称明州,城市起源可追溯到先秦秦汉时期的四明三邑——句章、鄞、鄮,其中,古句章最初建于姚江之畔,临江通海,拥有港城宁波的初始基因。

关于句章建城的缘起,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道:“句践之地南至句余,其后并吴,因大城句余,章霸功以示子孙,故曰句章。”句章之“章”,通“彰”,意为彰明、显著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解释:“照临四方曰明。”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则说:“章,明也。”

隋开皇九年(589年),将鄞、鄮、余姚三县并入句章。唐武德四年(621年)析句章置鄞州,将旧句章、鄞、鄮三地划属鄞州。武德八年(625年)又降鄞州为鄞县,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始设明州,天宝元年(742年)易明州为余姚郡,至德二年(757年)又复明州。由句章到明州,几经易名废立,其治所的确切位置,也颇多疑义。

唐长庆元年(821年),明州刺史韩察将明州州治迁至三江口,并营造子城,这在宁波港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明州新建子城的位置十分明确,在今鼓楼至中山公园一带,距姚江岸线仅600余米。时至2021年,明州子城已诞生1200周年,宁波三江口故城也已建基1200周年。

明州其名,取自境内四明山之“明”,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云:“东有启明。”可以说,宁波的两个古称——句章、明州,字虽异而义相同。古明州建城于中国东海之滨,是苏浙闽粤地区最早看到启明星、望见第一缕晨曦的州府级港城。

甬上之山,东太白、西四明,宁波西侧内陆有四明山枕靠,东南沿岸还有天台山系的太白山支脉屏护。《国语·周语》曰:“明,精白也。”四明与太白义相近,太白西望四明,四明东眺太白,明明白白,山海了然。明州位于四明、太白之间,可谓“明白之地”。

何谓“明白”?世事洞明,人情练达,即为明白。四明古来出贤哲,浙东千年多道商。先秦秦汉的四明三邑之中,“鄞”邑在南(今奉化白杜城山),赵晔《吴越春秋》曰:“县有赤董山,故加邑为鄞。”鄞邑名是否真的源自赤董山?姑且不论,若在“董”的右侧添“力”旁,可得“勤”字;左侧加“言”旁,则为“谨”字,“勤”与“谨”正是宁波人的性情与品格,勤勉向学、明辨幽微者甚众,精谨兴业、明白实务者亦多。

究天人、致良知的崇文精神,在一千七百年前虞夏的时代,就已在浙东沃土生根发芽。作为宣夜说的开发者,余姚人虞喜是我国最早发现了岁差,

并定出精确岁差值的天文学家。其后,黄震创东发学派,王应麟撰《玉海》,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。到了五百年前,更有王阳明留下不朽名句“此心光明”,其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之智慧光耀古今。正如有当代学者所言,宁波是一座“光明之城”。甬人笃学,其知亦光明。

贸易八方、兴业济众的山海传统,在宁波的地志遗存中也能寻绎到遗传因子。早期四明三邑中的鄞,其邑名“鄞”与鄞一样,也是宁波地名的专属用字,蕴涵了宁波地域文化的源代码。关于鄞邑(县)地名的来源,南朝梁人顾野王的《舆地志》中言及:“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鄞易,因名鄞县”,指出鄞字地名缘于当地的山海贸易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讲到“陶朱公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”,陶朱公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人,根据宁波本地传说,道商鼻祖——陶朱公在东钱湖陶公岛一带留有行迹,而东钱湖又称“万金湖”。自唐宋明州海商扬帆三江口,到近世四明商帮搏浪上海滩,宁波人始终坚守着直挂云帆、殖产利众的普济情怀。甬人敬业,其行也明白。

虽然宁波城市与人文特质可以从早期四明三邑寻到根脉,但宁波之成为宁波,始自明州三江口故城。公元821年意义非凡,明州迁治三江口之后,州城及其官署所在地从此固定下来,三江口州城以姚江、奉化江、日月两湖以及城西水系为四围,立坊编户,唐宋又修建罗城,确立了其后千余年宁波三江口老城的基本架构。迁治三江口之后的明州,依港立城,以城兴港,城与港相成,港与城相成,港城之间的嵌合程度前所未有。自此之后,四明其城,照临四方,成为浙东思想、技术的交融与创生之地;明州其港,交通八极,成为中外人员、物品的集聚和散播之所。

驻足三江口,可感受八面来风;健步三江口,可观望三水汇流。高风、深水在这里汇融,思潮、物流于此处聚合。由三江口向西,可循浙东运河深入内陆腹地;自三江口向东,可顺甬江河道远航外洋。明州海舶,以三江口为起航和登陆的城下港埠,以镇海口为放洋和寄碇的滨海津门,以普陀山为放洋和接引的此岸玄关。9世纪30年代,又建它山堰,引四明山之水入明州城,保证了港城的淡水供应。9世纪40年代起,大唐海商开始以明州为海上交通枢纽,逐渐主导了东亚地区的航海贸易。毋庸置疑,三江口港城的建立,标志着宁波实现了由海疆边城到海交要港的涅槃。公元821年,亦可谓宁波三江口港城的诞生之年。

今天的宁波,正昂然迈向高水平国际港口名城、高品质东方文明之都,但我们不能忘记,其历史时空坐标的原点仍是:四明之城、明白之地、三江之港。

(作者为宁波大学教授)